

抓拍孕妇分娩 记录每个瞬间

# 分娩摄影师成为时新行当

## 分娩拍摄处女作

杰西卡迅速架好相机。50分钟里,她不停地进出病房,甚至爬到椅子上,尝试着俯角抓拍母亲与婴儿的合影。为了不影响医生与产妇一家人,她尽可能地避免用闪光灯,并坚决要求大家无视自己,只把她当成是空气。

从宝宝“破茧而出”到助产士剪断脐带、用毛巾包好送到雪莉怀中,杰西卡拍下了每一个关键时刻:雪莉的丈夫盖伊温柔地为妻子捋头发、盖伊见到女儿埃琳娜第一眼时惊讶的表情……助产士抢先翻看了相机上的照片后赞叹道:“太美了,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如今,埃琳娜也已经17个月大了。“我们把全套照片打印出来,放在床头柜里。”每次翻看这些照片,雪莉都有种和爱人紧密相连的感受。“要不是这些照片,或许我永远不知道当时盖伊的表情、他是如何帮我闯过难关的……真的很棒!”

## 灵感源于纪录片

今年33岁的凯特接触分娩摄影师这一行当还是受到了电视纪录片《忙碌的产房》的启发。“我深深迷上了这部纪录片,它抓住了这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上人们最真实的感情流露。但是包括我在内,这么多拍摄孕妇照、新生儿照片的摄影师,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过抓拍孕妇分娩。”凯特意识到,分娩拍摄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在一次社交活动中,她结识

2011年2月9日,英国分娩摄影师杰西卡·罗伯茨与朋友悠闲地坐在咖啡馆里。突然,一条短信打断了愉快的聊天。几秒钟后,罗伯茨便丢下朋友,径直向伊普斯维奇医院奔去,祈祷着能赶上雪莉·布林克林生下第三胎。这时,30岁的雪莉已经开始阵痛。杰西卡并非助产士或医生,也不是雪莉的闺蜜。她的身份其实是分娩摄影师。在欧美,越来越多的产妇聘请分娩摄影师,将自己诞下宝宝的一个个瞬间记录下来。



分娩摄影师记录新妈妈迎接新生命的诞生时刻

了29岁的朱丽叶·霍林斯沃思。两人聊到了分娩拍摄。朱丽叶当时正怀有4个月的身孕。“我以前陪闺蜜分娩时就帮她拍过一些照片。日后能回忆、分享这段经历,我认为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2011年10月的一天,朱丽叶被送进医院。跟进产房准备拍照的凯特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我张大嘴巴,直直地杵在那儿。直到一名助产士悄悄跟我说:‘凯特!凯特!你的相机!’这才把我拽回到专业摄影师的状态。”好在准备充分,整个拍摄

过程还算顺利。“分娩的时候特别安静,我根本没有注意到凯特。”直到坐到沙发上,将女儿以斯拉抱在怀里的时候,朱丽叶才意识到凯特的存在。

目前在英国,只有大约10来个专业人士提供分娩摄影服务,通常还只是作为拍摄孕妇照和新生儿照片的一个附加选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市场潜力巨大。已经接手了3次分娩拍摄的凯特如今成了这一行的老手。只是拍摄太辛苦,因此分娩拍摄收费不菲:无论分娩时间有

多长,凯特开价从950英镑到2250英镑不等。

## 顾虑反倒成动力

面对他人顾虑,分娩摄影师的支持者认为:如果你会将孩子咬第一口香蕉都当作历史大事来记录,那么请专业摄影师记录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瞬间当然合情合理。

丽贝卡·卡洛琳用亲身经历回应了人们的担忧。今年29岁的丽贝卡已经是4个孩子的母亲,她也是为数不多接受剖腹产拍摄的女性之一。怀第一胎的时候,丽贝卡被诊断出患有先兆子痫。这是一种伴有高血压的严重症状,令她不得不在怀孕34周时接受了紧急剖腹产手术。对丽贝卡而言,那次经历简直糟透了。

为了在生育第二胎时能有积极的态度,丽贝卡请求丈夫拍下剖腹产手术的整个过程。“我想亲眼看一看。”2004年12月3日,丽贝卡接受了剖腹产手术生下儿子芬恩,也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分娩的印象。“头一回亲眼看到孩子的诞生,立刻就感受到与他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在许多人看来可怕的过程成了丽贝卡从事分娩摄影的动力。过去的两年间,丽贝卡用相机记录了别人的5次分娩。“我视它如同听故事一般,体会当天的气氛,拍下每一个细节。前门、打在窗户上的雨滴、医院的监控设备、分娩池里的人……所有的一切都会让你感到愉悦,而我也每次都会被感动到泪流满面。”

齐旭

相关链接

## 国际专业分娩摄影师协会

尽管世人对分娩拍摄顾虑重重,但近几年,从洛杉矶到盐湖城到辛辛那提,分娩摄影师工作室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各地出现,首次光顾的顾客收费约700美元。尽管收费不低,分娩摄影师们的生意依然出奇地好,有人平均每月能接到5个拍摄任务。一些心急的准妈妈甚至在刚知道怀孕的时候就打电话预约。

让这样一个小众、甚至有些受人抵制、的分娩摄影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的人,便是来自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的摄影师林赛·斯特拉德拉纳。多年来,斯特拉德拉纳收到许多准妈妈的邮件,希望她能为她们推荐住地附近的分娩摄影师。久而久之,斯特拉德拉纳便考虑创办一个国际专业分娩摄影师协会(IAPBP),以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准父母们快速地找到合适的摄影师。

如今,这个协会已有450名会员。为了壮大分娩摄影师队伍,斯特拉德拉纳还开设了自己的培训课程——《分娩的经历》,全世界的摄影家都可以报名参加。她为参加培训的学员们精心制作了一本35页的小册子。参加过培训的学员们成为国际专业分娩摄影师协会会员后,可以利用协会提供的资源寻找合适的客户。

相关链接

## 女毒梟的「传奇」人生

布兰科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将可卡因从哥伦比亚贩至美国的首批女性毒贩之一,最猖狂时曾一个月向美国输送1.5吨可卡因。

警方认为,上世纪80年代迈阿密之所以成为臭名昭著的“滥杀之都”归咎于布兰科,她创造了“摩托车刺杀”手法,并从哥伦比亚带入美国,使之泛滥成灾。她在哥伦比亚开了一家女性内衣厂,专门生产有暗袋的内衣,好让女性运毒者躲过机场安检,带入美国。

她至少有三位丈夫,均为“同行”,其中两位命丧她手,布兰科因此得号“黑寡妇”。她与贩毒头目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从小生活在麦德林贫困山区,算是“青梅竹马”。她和这些男人的关系,对她在男性统治的贩毒圈内站稳脚跟起了不小作用。

她在美国服刑期间,两个儿子在哥伦比亚被杀,另两个儿子在迈阿密,最小的儿子住迈阿密,最近因贩毒被捕。

美国HBO公司正根据她的“传奇”纪录片《可卡因牛仔》制作连续剧。追捕布兰科10年的缉毒探员帕隆博与布兰科本人把自己的故事改编权卖给一家电影公司,剧本正在创作中。

好莱坞演员沃尔伯格今年初爆料说,他正为派拉蒙公司拍摄一部影片,片中女毒梟角色以布兰科为原型,女星珍妮佛·洛佩兹有意出演这一角色

昔日哥伦比亚女毒梟刑满释放后被“清算”

# 可卡因“教母”布兰科殒命街头

“出来混,迟早都要还。”这句香港黑帮题材影片的流行语,形容格丽塞尔达·布兰科(见图)的人生再恰当不过。这个昔日的哥伦比亚女毒梟在美坐牢近20年,8年前低调回家,“金盆洗手”。但命运好像要对她过往的罪恶做一次彻底清算:9月3日,69岁的布兰科在一家肉食店中被枪杀。当时,目击者还不知道,那个像普通家庭主妇那样买了肉的老妇,竟是曾叱咤迈阿密贩毒圈、手上沾满鲜血的可卡因“教母”。

## “教母”崛起

布兰科人生的大部分岁月充满暴力、血腥与罪恶。她1943年2月15日出生于哥伦比亚港口城市卡塔赫纳,3岁时随家人搬往麦德林,住进当地山区一个贫民区。

据前男友科斯基所述,布兰科11岁时就绑架小孩勒索赎金,后来赎金没到手,她开枪打死了那个来自富人区的男孩。随后,少女布兰科成了职业扒手,14岁时逃离经常打骂她的母亲,靠卖淫为生,20岁结婚。

20世纪70年代,她与第二任丈夫移民美国,定居纽约,开始从哥伦比亚走私大麻到美国。不久她发现可卡因市场“钱景”更广阔,而且可卡因比大麻好携带。1975年,她因走私可卡因遭美国联邦政府起诉,为逃避法律制裁,她回哥伦比亚避风,70年代末潜回迈阿密。在那里,她建起一个覆盖全美的贩毒网

络,40多岁时平均一个月贩运300公斤可卡因进入美国。

## 沾满鲜血

为在可卡因市场争夺地盘,她不惜杀人。警方记录中,她是近40起谋杀的幕后黑手,但坊间盛传她手上至少200条人命。其劣迹覆盖哥伦比亚和美国佛罗里达、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等州,包括派人在迈阿密机场刺杀竞争对手。

负责起诉布兰科的美国助理检察长施勒辛格说,难以断定她到底杀了多少人。“她是个彻头彻尾的反社会者,随时随地都能杀人。谁让她不高兴了,她就杀谁;可能因为欠债,也可能对方搞砸了某单生意,或是不喜欢对方看她的样子。”

美国毒品管理局前探员帕隆博是将布兰科绳之以法的功臣之一。他眼中的布兰科有种能“催眠人心”的魅力,“她用她的聪明迷惑你,让人忠心



追随她,这种忠诚也有害怕的成分:替她干活的人都知道,她叫人去干的那些事,她自己也绝对干得出。”

凭着残酷与诡计,她在圈内“威望”日盛,有了诸多别号:“教母”、“黑寡妇”、“可卡因女牛仔”、“女首领”……也有了“粉丝”。科斯基说,他对布兰科的感情类似高中篮球队员崇拜迈克尔·乔丹——她是可卡因世界的“大姐大”。

## 最后判罚

像不少黑帮首领一样,虽罪行累累,布兰科却屡屡逃脱法律制裁。为躲避仇家追杀和当局追捕,布兰科移居加州。1985年2月的一天,布兰科在加州被捕。因贩毒罪名,她在加州开始坐10年前就该坐的牢。1994年,她被引渡至迈阿密的迈阿密-戴德县。她面临三项一级谋杀指控,每一项都可能致她死罪,最后却因控方关键证人,也是她

曾经的“盟友”牵涉进一桩与迈阿密检察机关人员相关的性丑闻而功亏一篑。检控方为了“遮丑”,与布兰科达成交易。1998年,布兰科最终获刑20年。2004年,她恢复自由。

据施勒辛格回忆,多年前对其贩毒罪的审判中,布兰科也占了很大便宜,因为其辩护律师与法官瞒着检察官达成协议,使她获得轻判。

“听说她被杀时,我真的很惊讶。我们还以为她好多年前就死了。”施勒辛格说。

最后的判罚却非来自法律。被遣返哥伦比亚后,布兰科回到麦德林养老,她的住所位于山谷里一片竹林环绕、警卫严密的高级住宅区。大厦保安告诉哥伦比亚媒体:“住在这里的人很有钱,没人知道他们是什么人,钱从哪来。这里很隐秘。”

布兰科过得很低调,上街时没有保镖随行,衣着打扮也从从不炫富。她经常光顾住所附近的卡尔迪索肉食店,店内员工丝毫不知这位老主顾曾是杀人不断眼的毒枭。

“她的外表(比过去)变了很多,看起来很胖。”目击她被杀的证人说。他惊讶于她的仇人竟容许她平安生活了这么久,他推测原因是她漫长的牢狱岁月中,很多仇人已经先她而死,“人们不再关注她了。”

事实证明,还是有人对她“念念不忘”,而她像普通人一样有规律的生活也让追杀者更容易找到机会。

帕隆博认为布兰科的下场在意料之中:“在这一行,所有的债最后都得清算。”

沈敏